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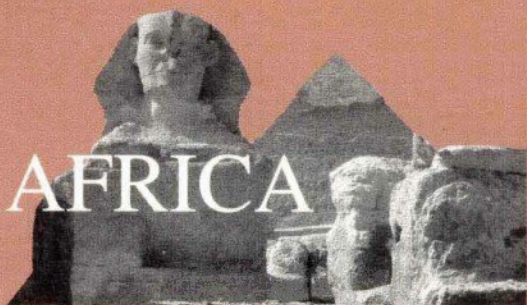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北非史

菲利普·C.内勒 著 韩志斌 郭子林 李铁译

NORTH AFRIC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NORTH AFRICA

ISBN 978-7-5000-9196-7



定价：4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北非史

菲利普·C.内勒 著 韩志斌 郭子林 李铁译

## NORTH AFRIC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 - 2013 - 5592

Copyright© 2009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 200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非史/(美)内勒著;韩志斌,郭子林,李铁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00 - 9196 - 7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北… II. ①内… ②韩… ③郭… ④李… III. ①北非—历史 IV. ①K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672号

责任编辑 曾 辉

责任印制 倪 亮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76千字

印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对读者的几点说明

由于本书的读者比较特殊，我尽己所能地把阿拉伯语翻译得既连贯通畅又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将马利克·本纳比翻译成 Malik Bennabi 而不是 Malik bn Nabi。当 ayn 字母出现在单词或句子的中间时，我一般将“‘”放在它们的前面，如 Ya ‘qub，但如果这些字母出现在单词或句子的开头或末尾，则不加。因此，Uqba bn Nafi 就没有翻译成 Uqba bn Nafi ‘。《古兰经》中出现的闭锁音“’”，如 *ra’y*、*qa’id*、*Salah Ra’s* 以及 *a-mu’ minin* 出现在句子中间，单词开头与末尾的闭锁音都忽略不计。我偶尔还不得不处理法语的直译或音译问题，它们频繁地出现在英文文章中。例如，我使用 Abd al-Hamid Ben Badis 而不是 Abd al-Hamid bn (or ibn) Badis。虽然从严格意义上，“国王”(prince) 或“指挥官”(commander) 应该被直译为“阿米尔”(amir，阿拉伯国家酋长的称号)，但我使用更通用的名称“埃米尔”(emir)。一些诸如马德拉萨(madrasa)、谢里夫(sharif)、哈吉(hajj)和乌里玛(ulama)等词出现在英文词典并经常见诸于新闻媒体，因此阿拉伯语并没有将它们以斜体显示。附于书后的专业术语解释将有助于对这些特殊用语的理解。



## 前 言

北非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替补者的角色，这种情况必须改变。2007年11月18日，中东研究协会（the Middle East Association）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召开学术会议。中东研究协会会长扎卡里·洛克曼（Zachary Lockman）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学者们需要关注并致力于研究北非。我在马凯特大学已经研究过阿尔及利亚，并从事西非文明的研究项目，因而深刻地意识到研究北非历史的重大意义。然而，教科书中对于北非对欧洲、地中海与非洲文明的强大影响都做低调处理或者隐去不写。北非对世界文明史的重大意义应该得到阐释，最起码应该得到肯定。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找不到一本介绍北非的教科书以满足教学需要。例如，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的《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1971）和《伊斯兰时代的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1987）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但也引起大多数初学者的质疑。此外，埃及的文化与历史与众不同，大多数时间孤立于马格里布地区之外，处于自治状态，但我也将它囊括入马格里布地区，其原因我会在导论中加以阐述。本书有助于学生或普通读者简要了解而不是全面地考察北非的历史进程。希望本书将对那些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们有所帮助——几十年来

我一直钦佩他们，并曾从其著作中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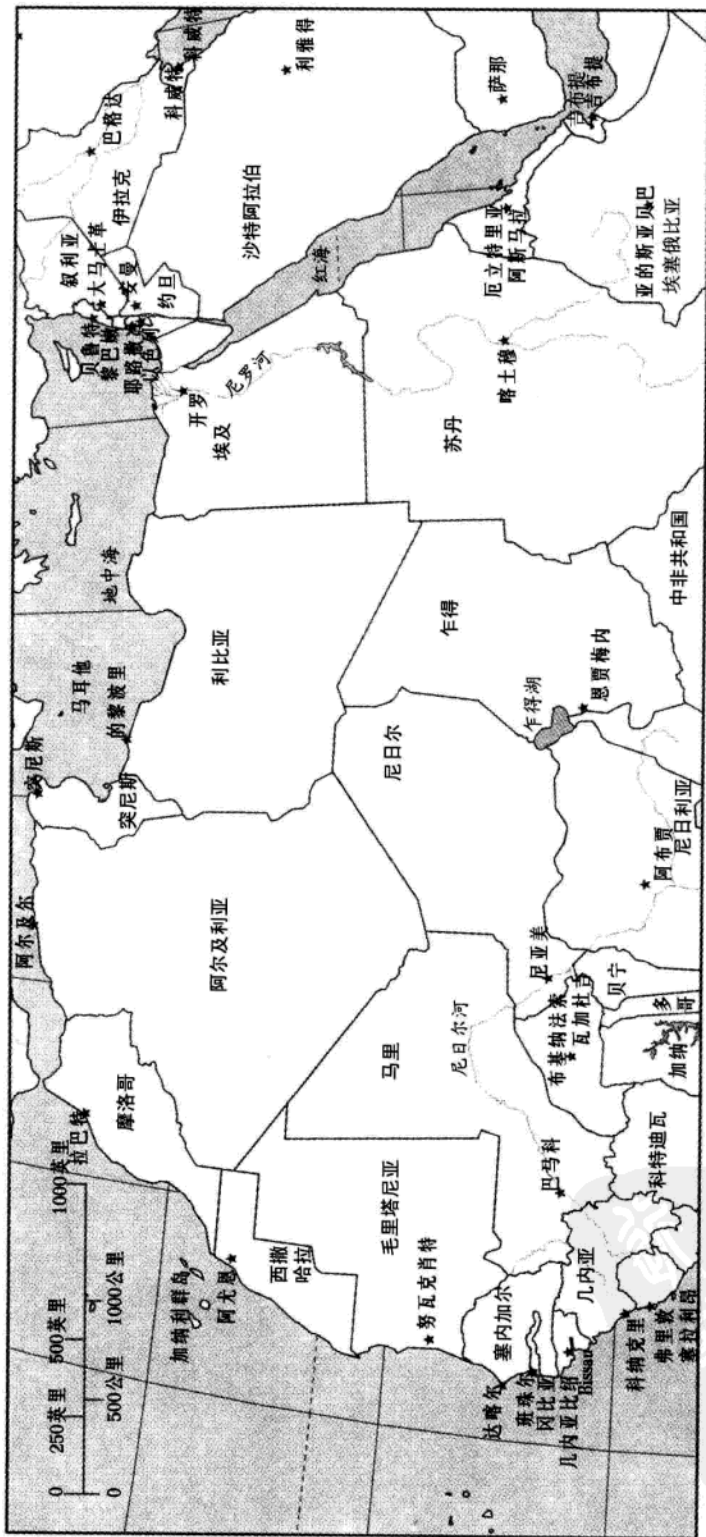
尽管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国内和马凯特完成的，但我要感谢我的堂兄康斯坦茨·克赖尔·埃克隆（Constance Cryer Ecklund），他殷勤好客，慷慨地将他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住所提供给我住，本书的部分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亚历克斯·内勒（Alex D. Naylor）教授居住在伊利诺伊（Illinois），我在他家里校订了书稿。期间，我们友好而激烈地讨论了从外交政策（需要理解历史和文化）到白袜队（投球手的地位）等相关话题。马凯特·雷诺纪念图书馆（Raynor Memorial Libraries）的诸位同事，威斯康辛-密尔沃基（Wisconsin-Milwaukee）大学美国地理协会图书馆（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的学界同仁在特殊时刻给予了我无私的鼓励和莫大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马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伊尔凡·奥马尔（Irfan Omar）、戴维·加迪尼耶（David E. Gardinier）、保罗·普鲁哈（F. Paul Prucha）、S. J.，罗兰·特斯克（Roland J. Teske）、特伦斯·克罗（Terrence Crowe）以及朱利安·希尔斯（Julian Hills）。穆罕默德·贝克尔·阿勒万（Muhammad Bakr Alwan）的兄长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勒万（Abd al-Hamid Alwan）比较爽快地对书中的阿拉伯语进行了校对。其他直接或间接提供帮助的学者还有：奥斯曼（Enaya Othman）、亚当·雷德（Adam Reed）、雷韦朗（Reverend Jon Boukis）、丹·约翰逊（Dan Johnson）、约普雷（G. Jon Pray）、尼克·施罗德（Nick Schroeder）、格雷格（Greg Shutters）、劳拉·林德曼（Laura J. Lindemann）以及鲁道夫（Rudolph A. Helling）教授、威廉·霍伊辛顿（William A. Hoisington）、约翰·恩特里斯（John Entelis）、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罗伯特（Robert）和米尔德里德·莫蒂默（Mildred Mortimer）。2008年4月，朱莉亚克兰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教授将令人尊敬的亨利·卡斯珀（Henry W. Casper）先生在马凯特大学的年度演讲稿寄给我，还慷慨地允许我参考她即将出版的大作《地中海通道：19世纪北非的移民与流动》（*Mediterranean Passages: Migrants and Mobilities in Nineteenth - Century*

*North Africa*) (参阅参考书目) 中的一章。我还特别想感谢本书原稿的评审人。

我希望向城市之光书社 (City Light Books) 的罗伯特·沙斯伍德先生 (Robert Sharwood) 致谢, 感谢他从《阿拉伯安达卢西亚诗歌》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诗集中为我复制了《我的心上人来了!》 (*My Beloved Comes*) 这首诗歌。这首诗由埃米里奥·加西亚·戈麦斯 (Emilio Garcia Gomez) 在 1989 年由用西班牙文写成, 并由科拉·弗兰岑 (Cola Franzen) 将之译成英文。

为了我能在讲授北非课程时用上此书, 马凯特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哲学系的安德鲁·塔隆 (Andrew Tallon) 教授在 2005 年加快速度出版了本书初稿的简本。目前该版已经修订并增加到三册, 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我很享受与安迪 (Andy, 即安德鲁) 在他家门廊里的交谈。得克萨斯 (Texas) 大学出版社的吉米 (Jim Burr) 和温迪·摩尔 (Wendy Moore) 满怀热情地参与了本项目的写作。技术编辑琳妮·查普曼 (Lynne Chapman) 也特别理解本书出版时间紧迫, 以惊人的速度对我的质疑做了答复。莎莲娜·克鲁格 (Salena Krug) 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 并提出了许多问题, 做了注解评论, 深表谢意。马凯特大学的学生, 特别是那些选修北非史课程的学生, 对我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激发并鼓励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我的妻子与孩子也不断鼓励和支持我。

就在写作本书期间, 我的主人阁下 (*sahib*), 一条名为蒙塔古·弗朗索瓦·内勒 (Montague Francois Naylor) 的标准的贵宾卷毛犬, 跳跃奔跑在我身边, 感谢它长期以来从深夜到清晨的陪伴。



地图1 当代北非



## 导 论

我拿起一张激光唱片放入膝上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查柏·马米 (Cheb Mami) 的歌曲《梅利！梅利》 (*Meli Meli*, 1999) 的光盘。查柏·马米是阿尔及利亚歌唱家，世人称之为“拉埃乐王子” (Prince of Rai)。<sup>①</sup>拉埃乐是北非地区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流派，兴起于阿尔及利亚西部。该音乐将本地区的律动模式与欧洲流行音乐、美国通俗的说唱类型 (Rap) 混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色。拉埃乐使用的乐器样式繁多，包括传统的击鼓 (*derbouka*)、架子鼓 (*bendir*)、指钹 (*Karkaba*)、三个高八度的弦乐器 (*qanun*) 以及现代电声吉他和低音乐器、合成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等。马米阿拉伯风格的谱曲，再加上阿尔及利亚—法国说唱音乐歌手的特色，使《梅利！梅利》这首歌曲具有了鲜明的个性。他在自己的音乐中融入了法国的抒情诗。此外，马米音乐中还含有说柏柏尔语的阿尔及利亚的伊迪尔 (Idir) 音乐。拉埃乐的基本结构是北非“跨文化”特点与历史的典型个案。

研究北非历史可以为大学生与学者们提供一个机会，欣赏跨文化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与创新中所起到的角色与作用，这是一个具有历

---

<sup>①</sup> 阿拉伯语 “ra’y” 意思是“意见、主张”。“拉埃 (Rai)” 通常出现在英文新闻媒体和出版社的作品中。“拉埃乐王子” (King of Rai) 指的是查柏·马米 (Cheb Khaled)。参见 Naylor, 2006, p. 311, 389—390. Schade-Poulsen, 1999。

史意义的独特机会。<sup>①</sup> 跨文化历史研究强调社会与文明之间及其内部的偶然碰撞与交往。作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北非，从地缘结构意义上意味着这里民众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物质财富、技术工艺、历史流变、多重认同以及文化结构都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了建构或解构（接受或者拒绝）。当考虑到跨文化历史时，这一点既意义重大又意味深长。由于跨文化的经验与环境会唤起对他者的想象（*imagin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将他者的建构（*construction*）和表现（*representation*）认定为历史的主体，因此可以从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的维度来考察这段历史。跨文化历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使得历史研究更有深度。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北非在一个具有特殊文明和地理区域的茫茫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北非是世界历史上充当文化和文明轴心的少数地区之一。为了深入理解其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深思一个阿拉伯名词——“马格里布”（*jazirat al-maghrib*），意思是西部岛屿，暗指埃及以西的土地。<sup>②</sup> 北非如同一个两洋之间的岛屿，即地中海与撒哈拉沙海之间的陆地。人类文明交往的波浪横扫海岸，并塑造着这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生态多样的“岛屿”。因此，特殊民众与独特历史构建了北非的跨文化遗产，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历史上的北非在哪里？

历史学家在秉笔直书、著史立说时遇到的最头痛的难题就是历史

---

① 作者在马凯特大学为其学生设计的《广阔西部》（*Wider West*）项目中首次采用了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研究视角（参见 Naylor 2000b, 2001）。

② “马格里布”（*al-maghrib*）一词也可以翻译为“西方”或“日落的地方”，还是摩洛哥的代名词。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认为马格里布东起马什里克（*Mashriq*，意思是东方或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不吃米饭，而是吃蒸粗麦粉”（*couscous*），这是北非居民的主要食物。这条线穿过利比亚东部的德尔纳（*Derna*）（Parker 1987）。马格里布偶尔还有两层含义：一是马格里布阿克萨（*al-maghrib al-aqsa*），即北非西部更遥远的摩洛哥；二是马格里布阿德纳（*al-maghrib al-adna*），即靠近西部的突尼斯和利比亚。

分期 (periodization) 问题。以具有重大意义的突出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节点, 可以较容易地叙述复杂的历史。即将北非史划分为古代时期、罗马时期、伊斯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以及当代时期。定位北非的具体位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学者对此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 一般意义上的北非包括撒哈拉和接近地中海北部的陆地。但是, 埃及属于北非吗? 埃及历史悠远而辉煌, 在许多学者看来, 历史上的埃及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更接近西亚 (或中东)。埃及处于非洲东北部, 历史上一直是亚非两大洲文明跨文化交流的枢纽。埃及一般接受马格里布的文明, 并将之传播到其他地区。鉴于本书的研究目标和主题视域, 本书将意义重大的埃及纳入北非研究范畴。

然而, 在界定北非的范围时也存在其他困惑, 那就是北非向撒哈拉以南应该延伸到什么地方。本书认为北非的主要范围包括: 沿着大西洋海岸的撒哈拉西部, 向北延伸到摩洛哥, 向东拓展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 顺便涉及撒哈拉和萨赫勒 (Sahel)。<sup>①</sup> 许多学者经常将北非等同于马格里布<sup>②</sup>, 但我认为, 鉴于历史考虑与宽阔的地理环境, “北部非洲 (Northern Africa)” 似乎是一个更精准的语汇。然而, 我认为用“北部” (Northern) 代替“北方” (North) 将会使读者大惑不解 (相应地, 西非、东非都要改变)。我想反复强调的是, 本书中的北非也包括埃及和撒哈拉地区。本书叙述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下, 非洲北部 (Northern Africa) 的历史而不仅仅包括马格里布地区。

---

① 萨赫勒 (又作 *sahil*) 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海岸”或“海岸线”。地理学意义上的萨赫勒指的是撒哈拉与热带非洲中间的半干旱地带。一般来说, 萨赫勒并不指苏丹 (偶尔或指乍得)。但从我们的立场来看, 海岸线一直伸展到撒哈拉“沙海”。因此, 萨赫勒从西到东依次包括: 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乍得和苏丹。正如本书诸多地图所标注的那样, “北部的非洲” (Northern Africa) 包括北非和萨赫勒。参见本书对此的阐述。

② 法国历史学家认为“马格里布”是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

## 北非的土地和自然生命

3 北非的地形轮廓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历史。北非环境与地理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造成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交往结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利比亚的少许区域，是肥沃的沿海平原地带。几个世纪以来，北非凭借着丰产肥沃的土地成为地中海的粮仓，支撑着一个个国家与帝国的兴衰更替。深入北非内陆，东西走向的一座座山脉成为古老的柏柏尔人寻求避难、构建防御堡垒、抵御历史上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最著名的山脉是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阿特拉斯（Atlas）山脉，乍得境内的恩奈迪（Ennedi）和提贝斯提（Tibesti）山脉。从摩洛哥到利比亚，高原地形〔利比亚境内的阿赫达尔高原（Jabal Akhdar）比较著名〕随处可见。沙漠是北非的主导地貌。由于过度开发、放牧，再加上不规律的降雨量，土壤遭到侵蚀，最终造成荒漠化，特别是靠近满是沙石的撒哈拉“沿海”（萨赫勒）地区。当代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解决本国人口的食物供给问题。尼罗河是北非唯一一条适于航行的河流。此外，北非地区还有许多天然良港。走过这个区域，你就会发现非洲北部的半热带地中海气候向南变得越来越干旱。碳氢（石油、天然气及其副产品）、磷酸盐和铁矿石资源提升了该地区的战略地位。然而，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对当代政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构成严重挑战。

地中海和撒哈拉地区将这里的民众隔离开来，但也不影响它们的跨文化交往趋势。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北非的跨地中海（trans-Mediterranean）和跨撒哈拉（trans-Saharan）商业贸易促进了民众的思想交往与货物流通。地中海航路将北非与西亚、欧洲文明（和殖民化）联系在一起。撒哈拉贸易线路和尼罗河航道将北非与其他大洲的文明、文化联系在一起。此外，历史上埃及的红海将北非与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南亚的商业市场紧密地连接起来。

北非的野生动植物包括：豺（jackal）、巴巴里猿（Babary ape）、



瞪羚 (gazelle)、跳鼠 (jerboa)、野猪 (boar)、茴香狐狸 (fennee fox)、薮猫 (serval)、狞猫 (caracal)、僧海豹 (monk seals)、非洲野狗 (wild dog)、野山羊 (ibex), 以及各种各样的蜥蜴 (lizards) 和蛇。尼罗河里有令人生畏的鳄鱼和河马, 以及各种各样的鱼类。尽管受到滥砍森林、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 但非洲北部山区还有松树 (pine)、杜松 (juniper)、雪松 (cedar)、橄榄 (olive) 和栓皮栎 (cork oak) 存在。南部山区有金合欢 (acacia)、小棕榈树 (dwarf palm)、枣树 (jujube tree), 以及干旱地区生长的耐寒植物 (xerophytic vegetation)。撒哈拉绿洲中, 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米扎卜 (Mizab) 地区, 较著名的植物有古老的棕榈树丛 (date palm grove), 这是一种地下水湿生植物 (phreatophytes)。

4

## 北非的民族

从人类学特征来看, 人们一直认为柏柏尔人 (Berbers) 是北非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opulation)。<sup>①</sup>他们主要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地区也有大量柏柏尔人。他们自称“自由民” (Imazighen)<sup>②</sup>, 柏柏尔人的名字来源于“蛮夷” (barbaroi) 一词, 是希腊罗马人的发明, 专指那些既不说希腊语, 也不说拉丁语的民族。阿拉伯人采用的名字, 来源于一个形容词巴尔巴利亚 (barbariyya), 意思是原始的、陌生的和外国的。古代埃及人是其东部的巴勒斯坦人, 北部的叙利亚, 南部的努比亚人 (Nubians), 西部的利比

---

① 我暂时将埃及排除在外。埃及人的起源似乎是西亚、非洲和柏柏尔人混合交往的产物。参见 Brett and Fentress 1996。

② 阿马塞 (Amazigh) 是男性柏柏尔人的名字, 塔马塞特 (Tamazight) 是女性柏柏尔人的名字。塔马塞特 (Tamazight) 是柏柏尔语的通称, 其特点是诸多方言的混合。“塔马塞特主义” (Amazighism) 在今天等同于“柏柏尔文化民族主义” (Berber cultural nationalism)。

亚人混合交往的结果。<sup>①</sup>古希腊学者笔下的“利比亚人”指的是北非西部的埃及原住民。<sup>②</sup>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将现在的“利比亚人”（Libyans）称为“柏柏尔人”，即迦太基国家（carthaginian state）统治及其影响下的民众，以便与游牧主义（pastoralism）或集体放牧（herding）相联系的“努米底亚人”（Numidians）或游牧民（nomads）相区别。<sup>③</sup>柏柏尔人为自己拥有独立地位而自豪。当面对危机或冲突时，他们经常在国王（*aguellids*）的组织下成立联盟，以渡难关。而且事实表明，柏柏尔人有能力适应并吸收其它文明的优秀成果。柏柏尔人的跨文化接受能力使得他们的历史卓尔不群。

尽管柏柏尔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个谜，但学者坚持认为，他们是从非洲东北部和撒哈拉地区南部以及欧洲西部迁徙而来的——是种族融合和跨文化交往的产物。柏柏尔人的分裂是以部族关系，而不是语言结构为基础的。从语言学、方言土话角度（很可能源于含米特人的语言）很难描绘柏柏尔人的基本结构。其原因是，尽管柏柏尔人有口耳相传的历史，但缺乏通用字母和文学作品。<sup>④</sup>柏柏尔人坚守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语言塔马塞特文（Tamazight）。

除了柏柏尔人以外，北非另一重要族群（ethnic group）是阿拉伯人。他们在公元7世纪来到这里。随后几个世纪，一波又一波的阿拉伯部落潮水般的涌来导致北非文化的阿拉伯化（Arabization）。他们是

5 11世纪的希拉尔部落（Banu Hilal）、苏莱曼部落（Banu Sulaym）以

---

① 古埃及前王朝时期（predynastic period）的埃及人骨化石显示，埃及人是“各种族[包括黑人（negroid）、地中海人种与欧洲人种]混合交往的产物”。另一方面，“古埃及法老时代的肇始”（the beginning pharaonic period）也标志着“叙利亚-巴勒斯坦不同人种”融入古埃及人。有争议的观点是，这些人群的到来是“逐渐渗透”（gradual infiltration），还是征服的结果（Shaw 2000a, 315）。考虑到埃及在世界历史上文明交往十字路口地位，后一种观点似乎更值得信服。

② 利比亚一词源于 Libou，该人种是由来自东方的一支史前人群与马格里布原住民杂交的结果。（Abun-Nasr 1971, 7）。

③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在与罗马的竞争中，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④ 含米特语（Hamitic）属于非洲东北部的亚非语系。柏柏尔方言、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都属于亚非语系。

及后来的马格尔部落 (Banu Ma'qil)。阿拉伯人还把他们的伊斯兰教带到北非,柏柏尔人接受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随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推动了北非文化的统一。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外族征服,北非不断发生着跨文化交往与整合运动,这些征服者有希克索斯人 [Hyksos, 亚西亚人 (Asiatics), 可能是迦南人 (Canaanites)]、腓尼基人 (Phoenicians)、库斯特人 (Kushites)、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希腊人 (Greeks)、马其顿人 (Macedonians)、罗马人 (Romans)、汪达尔人 (Vandals)、拜占庭人 (Byzantines)、阿拉伯人 (Arabs)、奥斯曼人 [Ottomans, 土耳其人 (Turks)]、西班牙人 (Spanish)、法国人 (French)、英国人 (British) 和意大利人 (Italians)。此外,一些重要而规模较大的犹太社区也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北非的发展。而且,各行为体的交往行为与征服活动使北非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融合在一起,其结果是,社会多样化这一突出特点丰富了北非历史的内容。

## 史前北非

考古发掘显示,北非一直是西亚和欧洲人进行殖民行为的中间站。例如,赛达 (Saida)、阿尔及利亚附近的人类 [接近人类的直立人 (*Homo erectus*)] 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非以兴盛于公元前 3 万年前的“阿梯尔文化” (Aterian culture) 为典型代表。“阿梯尔” (Aterian) 一词源于其考古发掘地址——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 (阿纳巴) 南部的阿梯尔 (Bi'r al - 'Atir)。阿梯尔人 (Aterian) 具有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oid) 的体形特征,制作的工具精巧量轻。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 (Ibero-Maurusians)、中石器时代 (Mesolithic, 公元前 15000 年—前 10000 年) 的晚期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继承了阿梯尔人的基本技能,能制造较先进的工具。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从伊比利亚 (Iberia) 延伸到利比亚,因位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 (Oran) 而以奥拉尼安 (Oranian) 著称于世。

约公元前 6000 年前,卡普萨文化 (Capsians) 完成了从中石器时

代 (Mesolithic) 到新时期时代 (Neolithic) 的革命性变迁。新石器革命表明了跨文化交往在北非历史的重要意义, 其典型特点是开始了定居农业和动物驯养, 这些技能来自西亚 (参见 Diamond 1999, 101—102)。卡普萨文化遗址遍及整个北非, 特别是突尼斯。总之, 沙漠化之前的撒哈拉地区 (predesiccated Sahara) 的沿海经历了新石器时代, 表明了气候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参见下文)。<sup>①</sup> 约公元前 8800—前 6800 年, 归属埃及的撒哈拉沙漠西部的纳巴塔河岸 (Nabta Playa) 和比尔凯塞巴 (Bir Kiseiba) 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 (Early Neolithic period)。其特点是, 集中放牧牲畜 (cattle herding), 这也证明了水源的重要意义。现存的考古证据表明, 新石器时代始于下埃及 (Lower Egypt), 即公元前 5300 年的尼罗河流域北部, 以农业见长。<sup>②</sup>

撒哈拉山区的提贝斯提高原 (Tibesti, 乍得) 和阿哈加尔山 (Ahaggar, 阿尔及利亚) 有一些著名的石雕。此外, 约在公元前 6000 年—公元 100 年, 撒哈拉地区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塔西里·恩阿杰尔 (Tassili N' Ajjer) 地区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石雕, 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撒哈拉风貌。在成为沙漠以前, 撒哈拉地区气候“湿润” (wet), 适合大象、长颈鹿 (giraffes)、犀牛 (rhinoceros)、马匹和其他动物生存。<sup>③</sup> 高原绘画 (Tassili paintings) 描绘了狩猎者和牧人的基本情况, 总体上体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艺术的基本情况。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人类学家 (anthropologists) 和历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些绘画作品。利比亚费赞地区的绘画作品是一些极具美感的历史文献, 阐述了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革命性变迁的历史进程。<sup>④</sup> 此外, 扬·万思娜 (Jan

① 北非的地中海气候和地形与西亚的肥沃新月相互映射, 从而促进了后来新石器文化的发展 (参见 Diamond 1999)。

② 萨赫勒 (Sahel) 地区的牲畜驯养技术可能是独创, 也可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 (Diamond 1999, 98)。

③ 恩内迪 (Ennedi) 高原的池塘里还可以找到小鳄鱼 (Dwarf crocodiles) (de Villiers and Hirtle 2002, 100, 141)。

④ 20 世纪 50 年代, 亨利 (Henri Lhote) 详细考察了高原绘画的细节, 法布里齐奥·莫里 (Fabrizio Mori)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费赞阿卡库斯 (Acacus) 山区的一个美术馆 (gallery) 进行研究。

Vansina) 注意到“古埃及的绘画艺术应归功于先于自己或与自己同时代的撒哈拉地区传统”(Vansina 1984, 6)。埃及人羡慕并吸纳了撒哈拉地区的艺术风格,这也证实了跨文化交往在北非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意义 (primordial significance)。

## 北非文明：历史概览

埃及文明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文明之一。<sup>①</sup> 这里是北非通向西亚的关键锁钥,深刻地影响了苏丹 [古代库施 (Kush) 或努比亚 (Nubia)] 的历史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对索马里 [蓬特 (Punt)] 也有影响。在希腊化时代 (Hellenistic era), 埃及的贸易对象通常是南亚和地中海西部。位于今黎巴嫩的那些极富进取精神的腓尼基城市国家,构成了西亚的主体力量,对北非产生深刻影响。腓尼基人沿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 (Iberia) 沿海地区建立了贸易商站 (trading post)。利比亚是希腊 (后来是罗马) 最大的殖民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费赞地区的撒哈拉拉曼铁司人 (Garamantes) 会使用碳氢和农艺学。前腓尼基人在突尼斯地区的殖民点迦太基 (Carthage), 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出现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对抗古希腊城邦国家 (Greater Greece, 即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波利斯 (poleis), 随后与罗马发生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被击败后,罗马统治北非,接管处于独立地位的柏柏尔王国 [努米底亚 (Numidia) 和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以及希腊时代的埃及。罗马人修建了上百座城市,北非的罗马遗迹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北非在基督教的扩展与演变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最伟大的“教父” (Church Fathers)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

本书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日耳曼人 (German) 的入侵,这也是西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日耳曼人到达北非,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汪达尔人,建

<sup>①</sup> 内勒 (Naylor, 2000b) 认为,西方文明在地理上包括“三块大陆” (tri-continental), 即西亚、北非和欧洲。

立了一个王国，影响范围从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西部）到摩洛哥，统治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汪达尔人从北非派出一支军队，洗劫了罗马——因此，他们的名字与烧杀劫掠等破坏行为联系起来。533年和534年，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发起了反攻，消灭了汪达尔王国。“罗马”帝国实现复兴，并在埃及（一直处于拜占庭的管理之下）西部的北非以统治者的身份再次出现，不过其统治力量在沿海和内地有所不同。拜占庭的统治基地主要在北非城市或沿海地区，如迦太基。

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北非。柏柏尔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被征服。满怀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人也深深浸染了这里的民众。北非国家的特点是，以王朝为首的穆斯林国家促进了商业发展和文化进步。这些国家有鲁斯塔姆王朝（Rustamids）、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s）、阿格拉布王朝（Aghlabids）、图伦王朝（Tulunids）、法蒂玛王朝（Fatimids）、兹里德王朝（Zirids）、哈马迪德王朝（Hammadids）、阿尤比王朝（Ayyubids）和马穆鲁克王朝。两个柏柏尔人王朝，即11世纪的穆拉比德王朝和12世纪的穆瓦希德王朝是中世纪西方文明史上实力最强的国家。西方文明教科书中提及的伟大的哲学家伊本·鲁士德 [Ibn Rushd, 即阿威罗伊 (*Averroës*)] 曾在穆瓦希德王朝任职。之后的哈夫斯德人 (Hafsids)、赞德人 (Zayyanids) 和马林人 (*Marinids*) 继承了穆瓦希德王朝在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

整个16世纪，除了摩洛哥以外，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在萨阿德王朝和阿拉维 (Alawi) 王朝的保护下，摩洛哥一直处于独立地位，免受奥斯曼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入侵和劫掠。奥斯曼帝国派往阿尔及尔的摄政王 (Regency) 名义上接受君士坦丁堡帝国苏丹的统治，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是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派驻突尼斯和黎波里的摄政官员也极力维持本地区的自治地位。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sup>①</sup>之后，西班牙有计划地夺取了北非沿海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村落，控制了摩洛哥沿海与近海岛屿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场所。此外，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北非战役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步骤。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标志着欧洲人发起了大规模的入侵，开始关注帝国在北非的利益。1830年，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尔。1848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成立了3个部门。1881年和1912年，突尼斯和摩洛哥中南部分别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西班牙分别在1860年、1884年和1912年获得了摩洛哥与大西洋沿岸的伊夫尼（Ifni）、撒哈拉西部以及摩洛哥北部和塔尔法亚（Tarfaya）南部。1911—1912年，意大利夺取了利比亚〔当时叫“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1875年，大英帝国购买并控制了苏伊士运河。1882年占领埃及。欧洲殖民主义对北非民众产生多重影响。然而，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时，北非已经进入非殖民化（decolonized）阶段，但西班牙的殖民地——西属撒哈拉地区、伊夫尼、普雷西迪奥（presidios）和沿海岛屿除外。与殖民主义在北非所引起的争议一样，后殖民时代的北非历史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出现了重大问题。到了当代北非，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和伊斯兰主义等文化命题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走进北非历史：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和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

站在北非这块土地上，纵览北非的史前史，我们更认识到北非的

---

<sup>①</sup> “收复失地运动”一词指的是西班牙的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自发驱逐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穆斯林的活动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492年格拉纳达（Granada）省穆斯林的投降标志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陶菲克·迈达尼（Ahmad Tawfiq al-Madani）将阿尔及尔与西班牙摄政国之间长达300多年的冲突命名为“收复失地运动”（al-Madani 1968）。

历史地位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何叙述、解释和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 (recorded history) 呢? 从历史流变的进程来看, 北非历史始于 7 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运动, 终于当代。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 (Charles - André Julien) 的《非洲史》(*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出版于 1931 年, 该著作不仅是一本重要的学术精品, 还是一部英雄史诗。它打碎了法国殖民的神话, 填补了前殖民时代北非 (马格里布) 历史的空白。1952 年, 罗歇·图尔诺 (Roger Le Tourneau) 重新修订了朱利安的著作, 修订本于 1970 年被翻译成英语。贾米尔·阿本·纳斯尔 (Jamil M. Abun - Nasr) 的《马格里布史》(1971 年) 和《伊斯兰时代的马格里布史》(1987) 比朱利安的著作更注重细节。[《马格里布史》(1971 年) 中有三章专门撰写前伊斯兰时代的北非]。朱利安和阿本·纳斯尔的著作作为我们提供了自 7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以来的历史流变轨迹。阿卜杜拉·拉鲁伊 (Abdallah Laroui) 的《马格里布史: 阐释性文章》(出版于 1970 年, 1977 年译成英语) 以批判的视野对北非地区从古至今的历史进行了评估。

斯特凡·格泽拉 (Stéphane Gsell) 的《古代北非史》(*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对古代北非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了考察。希罗多德 (Herodotus)、波里比阿 (Polybius)、尤里乌斯·凯撒 (Julius Caesar) 和李维 (Livy) 的著作都附带提及北非, 成了研究北非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萨鲁斯特 (Sallust) 的《朱古达<sup>①</sup>战争》(*The Jugurthine War*) 是一个例外, 他的作品短小精悍、内容有限。百科全书派 (encyclopedist) 的普利尼 (Pliny) 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 (Strabo) 用他们的“全球”视野, 提供了北非的零星信息。奥古斯丁 (Augustine) 的《忏悔录》(*Confessions*) 阐释了盛行于北非和欧洲之间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时任东罗马帝国将军贝利撒留 (Belisarius) 秘书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 (Procopius), 记录了拜占庭帝国与汪达尔人作战的情况。

---

① 古代努米底亚国王名。——译者注



9世纪的北非著作，首先应提及的是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 (Ibn abd al-Hakam) 的作品。他考察了埃及以及穆斯林征服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 (穆斯林的伊比利亚) 的历史。11世纪，阿布·乌拜德·贝克利 (Abu Ubayd al-Bakri) 撰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关于地理和社会方面的旅游指南。伊本·伊达里·马拉库施 (Ibn Idhari al-Marrakushi, 13世纪末期) 编撰了一部从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到穆瓦希德王朝 (Muwahhidun) 之间的北非史。16世纪反映北非的著作当属利奥·阿菲里加努斯 (Leo Africanus) [即哈桑·本·穆罕默德·瓦扎尼 (Hasan bn Muhammad al-Wazzani)] 的著作，使人回想起贝克利 (al-Bakri) 的作品。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 (*Abd al-Rahman al-Jabarti*) 的作品叙述了拿破仑入侵埃及，论述了东西方政治和文化冲突及其后果，这是相当珍贵的史料。阿尔及利亚的马赫福兹·卡扎什 (Mahfoud Kaddache)、艾哈迈德·陶菲克·迈达尼 (*Ahmad Tawfiq al-Madani*) 和穆巴拉克·本·穆罕默德·米利 (Mubarak bn Muhamad al-Mili) 撰写了“国家” (national) 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上述精品以及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著作都很有价值。然而，这里应该提及以下三位声名卓著的学者，他们在北非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既具深度，又具广度。

### 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1332—1406)

伊本·赫勒敦出生在今天的突尼斯。作为政治家和学者，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足迹遍及整个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他担任埃及法院马利克 (Maliki) 学校的主审法官职位，即穆夫提 (*mufti*)。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 (*Muquddima*) 一书中，<sup>①</sup> 对历史的“表层意义” (surface meaning) 和“内在意义” (inner meaning) 进行了区分：“表层历史 (surface history) 仅仅是政治事件、王朝更替以及遥远

10

<sup>①</sup> 《历史绪论》 (*Muquddima*) 介绍了基塔卜·伊巴尔 (Kitab al-Ibar)，即伊本·马特尔所著的世界史 (*Universal or World History*)，本书部分内容被翻译为《柏柏尔人史》 (参见 Ibn Khaldun 1968—1969)。

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它……使我们理解了人类所发生的事情。（它也表明）流变中的大势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变迁），某些王朝在世界历史中如何长时间的持续存在，以及他们如何解决世界难题，直到寿终正寝。”这就是帝王声望和时光流变的历史。他继续论述：“另一方面，历史的内在意义包括通过深入思索，获得事实真相，细致入微地解释事物发生的缘由，深入探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Ibn Khaldun 1967, 1: 6）。那些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对历史的内在意义更感兴趣。

此外，伊本·赫勒敦对历史进行了多元化的解释：“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是一门拥有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学科，……（书写历史）需要无数的资料和各种各样的知识。”（Ibn Khaldun 1967, 1: 15）他以警告的口吻，强调了历史研究方法：

如果（历史学家）仅仅相信历史信息的表象，不清楚风俗习惯的前因后果、政治流变的基本事实、文明演进的本质特性，或者支配人类社会组织的条件，甚至不能通过与现代或当代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评估古代史料，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犯大错误，偏离历史的真相。（Ibn Khaldun 1967, 1: 15—16）

伊本·赫勒敦认识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气候学以及我们今天所称的政治科学对历史发展与解释历史的重要性。按照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的说法：“没有一个阿拉伯学者，实际上也没有欧洲学者，提出一个如此全面广泛、富有哲理的历史观。”（Hitti 1970, 568）

他将北非国家势力与影响的兴起与衰落以及权力的兴衰更替归因于历史行为体（historical agent）的阿萨比亚（*asabiyya*），可以翻译为

群体情绪 (group feeling)<sup>①</sup>。当一个王朝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整合力削弱后, 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编撰学和研究方法, 对于理解北非的过去 (包括现在) 非常有价值。他所使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表明, 伊本·赫勒敦作为饱学之士具有睿智的思维和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

### 马利克·本纳比 (Malik Bennabi, 1905—1973)

马利克·本纳比是第二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对北非和穆斯林文明史有着深入的洞察力。本纳比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 曾居住在法国和埃及。他坚持认为, 穆斯林, 特别是马格里布人 (伊斯兰世界西部) 和马什里克人 (伊斯兰世界东部) 应该具有历史意识, 这是一种既积极主动又值得认可的践行 (praxis)。一位以法语和阿拉伯语写作的多产学者指出, 穆斯林能“接受殖民” (colonizable) 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欣赏伊斯兰历史文化。他继续写道: “只有一个人不再‘接受殖民’ (colonizable), 他才可以免受殖民 (colonized): 这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规则” (Bennabi 1949, 22)<sup>②</sup>。在本纳比看来, 北非和广阔的穆斯林世界或者说“伊斯兰王国” (Islamdom) (马歇尔·霍奇森的说法) 的“受殖”, 发生在 13 世纪穆瓦希德王朝崩溃之后, 并不仅仅是欧洲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这一因素造成的。“后穆瓦希德”

11

<sup>①</sup> 参见弗兰兹·罗森塔尔 (Franz Rosenthal) 描述的阿萨比亚 (asabiyya) (“译者前言”, 参见 Ibn Khaldun 1967, 1: xviii)。马歇尔·霍奇森 (Marshall G. S. Hodgson) 将阿萨比亚称为群体团结 (group solidarity) 或者党派精神 (party spirit) (Hodgson 1974, 2: 481)。穆赫辛·马赫迪 (Muhsin Mahdi) 将阿萨比亚与“社区民族气质 (communal ethos)、社区情感 (community of sentiment) 或者社会凝聚力 (social solidarity)” 联系起来 (马赫迪更看重后者) (Mahdi 1964, 196)。艾伯特·胡拉尼 (Albert Hourani) 补充认为, “阿萨比亚” 是“一种获取或掌握权力的团体精神 (corporate spirit)” (Hourani 1991a, 2)。“阿萨比亚” 将一个人的命运与另一个人的命运等同起来, 例如, 为了服务群体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伊本·马特尔在研究“阿萨比亚” 时, 考察了许多社会变量, 如宗教、人口统计学、环境, 特别是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的竞争与对抗。建筑样式 (Architecture) 被认为是显示群体情感力量和凝聚精神的重要指标。伊本·马特尔提出的“阿萨比亚” 是政治和社会心理学和权力的特殊分析模式。

<sup>②</sup> 本纳比在他的著作《伊斯兰的使命》 (Vocation de L'Islam, 1954) 中详细阐述了“殖民” (colonizability) 的相关话题。

(Post-Almohadean) 时期北非的特点是：疲惫消极的穆斯林文明内部知识分子普遍的懒散厌世情绪。贾米尔·阿本·纳斯尔 (Jamil M. Abun-Nasr) 解释道：“‘受殖’作为一种道德麻痹 (moral paralysis)，将导致社会共同体接受一种被他者思想和价值观决定的生活方式。” (Abun-Nasr 1987, 325) 本纳比的批评既深刻尖锐又富有启发意义。

本纳比深受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奥斯瓦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以及伊本·赫勒敦的影响，对研究文明的发展和兴衰十分着迷。他将穆斯林文明史理解为一项通过精神的 (spiritual)、理性的 (rational) 和本能的“心理波动” (psycho-temporal)，再加上三个因素 [即人、陆地 (土壤) 和时间] 的协同作用而完成的过程。他认为宗教是文明中最基本的因素 (Bennabi 1949, 33)。对本纳比来说，精神阶段具有特殊的影响和重要地位。本纳比认为，穆斯林文明的精神阶段结束于 657 年隋芬 (Siffin) 战役及其后伍麦叶哈里发王朝的建立。<sup>①</sup> 随着文明的“灵魂” (soul) 或“精神” (spirit) 达到平衡，理性阶段在一个较先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几个世纪后，随着伊本·赫勒敦的过世以及那一时代的结束，穆斯林文明停滞并衰落到“本能的原始阶段” (instinctual primitive stage)，这是一个以懒散 (torpor) 和迷信 (superstition) 为标识的返祖的、退化的时代。<sup>②</sup> 本纳比认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复兴” (Nahda) 或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标志着穆斯林文明的复兴。然而，他批评了现代主义者不能够“改变穆斯林精神” (transform the muslim soul)，意识到伊斯兰教的

12

① 隋芬战役象征着穆斯林乌玛 (umma) 或社区内部的战争 (fitna)。战争双方是阿里哈里发 (656 年—661 年) 和其对手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 (Mu'awiya) (参见第三章)。战争期间，穆阿维叶的士兵撕下古兰经的一页，放在长矛上，要求仲裁 (arbitration)。阿里答应其要求，但战争继续。阿里遭暗杀后，穆阿维叶接管穆斯林帝国并开创了伍麦叶王朝，结束了哈里发的选举制度。参见第三章。

② 本纳比将这一时代比喻为耗光了动力来源的发动机 (Bennabi 1954, 26)。他认为，宗教而不是理性主义，是遏制文明退化的重要因素。本纳比的文明阶段论引发了黑格尔 (Georg Friedrich Hegel) 对时代精神 (Zeitgeist) 的深入思考。但本纳比与黑格尔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流变是按周期循环的 (cyclical)，他反对目的论 (teleological) (参见 Boukrouh 2006)。

“社会功能” (social function) (Bennabi 1954, 56)。本纳比认为伊斯兰主义 (Islamism) 不仅能从精神上唤醒暮气沉沉的穆斯林世界, 还可以使民众欣赏穆斯林文明对世俗社会的贡献。<sup>①</sup> 他并不想将穆斯林文明和西欧/美国文明割裂开来。此外, 他认为精神和信仰 (spirituality and faith) 可以与理性和世俗 (rationality and secularism) 交融共处 (参见 Naylor 2006a; Christelow 1992)。本纳比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的“永久回归” (eternal return) 思想, 希望穆斯林文明最终恢复到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状态。

### 雅克·贝尔克 (Jacques Berque)

雅克·贝尔克是北非第三位重量级学者。与伊本·赫勒敦一样, 贝尔克研究的学科涉及人类学 (anthropology)、社会学和历史学, 地域范围横跨北非的摩洛哥和埃及。贝尔克出生在奥拉尼 (Oranie, 阿尔及利亚西部) 的弗伦达 (Frenda), 深受其父奥古斯丁 (Augustin) 的影响。奥古斯丁是一名殖民官员, 敏锐地察觉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社会关系。贝尔克继承了父亲天资聪颖的优秀基因。他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中服役, 并与摩洛哥士兵结成好友。对此, 贝尔克很庆幸他们能拥有这种关系 (Berque 1989, 43)。例如, 摩洛哥人允许他到本地部族村庄游走于左邻右舍之间。<sup>②</sup> 与他的父亲一样, 贝尔克最终成为殖民地一名行政官员。此后, 他为了保住自己在政府的职位, 不再苛评法国殖民政策。然而, 贝尔克的经历与博识使他的学术成就较为突出。他既可以讲述阿特拉斯山 (High Atlas) 的民族风情, 也评论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后果。<sup>③</sup> 贝尔克兴趣广泛, 包括阿拉伯史和伊斯兰史。贝尔克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被任

① 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般来说, 信仰者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 其目的是改革、复兴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

② 他的热情也反映了“Zohra”的美丽 (参见 the autobiographical Berque 1989)。

③ 达勒·埃克尔曼 (Dale F. Eickelman) 指出, “20 世纪 30 年代贝尔克的作品表明, 他已经微妙而敏感地意识到他所经历的殖民过程的本质” (Eickelman 1998, 42)。

命为法国知名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 尖锐地批评了东方学者 (orientalist) 的傲慢态度, 但对贝尔克的作品却另眼看待。萨义德钦佩贝尔克和他的同事马克西姆·罗丹松 (Maxime Rodinson), 称赞他们“在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首先, 我发现他们的作品总对资料有直接的敏感, 然后是对方法论和实践不断地自我反省 (self-examination), 他们总是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坚实的材料基础, 而不是教条式地提出自己的偏见 (doctrinal preconception)” (Said 1979, 326 - 327)。贝尔克对返祖现象 (atavism) 加以质疑。

与伊本·赫勒敦和本纳比一样, 贝尔克也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sup>①</sup> 他交往的同事来自不同的学科, 对他帮助很大。这些人有罗丹松 (Rodinson)、路易·马西农 (Louis Massignon)、莫里斯·梅洛—蓬蒂 (Maurice Merleau-Ponty)、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sup>②</sup>、迈克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乔治斯·马尔塞 (Georges Marcais)、樊尚·蒙泰伊 (Vincent Monteil)、罗伯特·蒙塔涅 (Robert Montagne)、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以及克劳德·李维—斯图尔 (Claude Lévi - Strauss)。尽管贝尔克对二元论的“他者” (othering) 等哲学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 如他者的描述、定位和背景分析, 或者

① 威尔弗里德·罗尔曼 (Wilfrid J. Rollman) 指出, 学者和学生都声称贝尔克偶尔“使用形象化的描述语言是一种家长式的作风 (paternalistic), 他们赞同贝尔克拒绝‘东方学者的臆断’ (Orientalist assumptions) 和‘革命史’ (revolutionary history), 以及他对本土认同 (local identity) 和自我批评 (self-critique) 的观点” (Rollman 1997, xxii)。

② 布罗代尔的权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949年、1966年、1972年、1973年出版第2卷)重点论述了在此期间北非的重要作用。他区别了“显而易见” (conspicuous)、“紧要关头” (conjuncture) 以及“内在” (submerged) 和“结构” (structure) 的不同, 这与伊本·马特尔“表面意义”和“内在意义”的研究方法有密切联系。布罗代尔的历史是一种“结构和紧要关头的对话, 这一时刻既可以短暂, 又可以漫长” (Braudel 1972—1973, 2: 757)。此外, 二人的研究方法也相同。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接受并发现了多维度 (multidimensional) 的解释方法, 将会垂直地从一个时空到达另一个时空。在每一个时空, 它们都会有一些平面的联系与交往” (Braudel 1972—1973, 1: 16)。如果伊本·马特尔当时还活着的话, 他将很欣赏布罗代尔的观点。贝尔克也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安德鲁·埃斯 (Andrew C. Hess) 对布罗代尔提出的“统一地中海” (unitary Mediterranean) 的构想提出质疑 (参见 Hess 1978, 1—10) (参见第五章)。布罗代尔曾于1923—1932年间在阿尔及利亚从事教学活动。

对相异性 (alterity) 条件的界定,但他的著作更多地研究诸如北非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果。套用艾伯特·胡拉尼 (Albert Hourani) 的话:“贝尔克教给我们区分历史的不同律动模式:外来统治者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模式强加给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却独自构建了治理方式”(Hourani 1991b, 5)。贝尔克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他对北非人(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和埃及人)的同情与认同这一特点。贝尔克与北非的关系既亲密友好又富有理智。艾伯特·胡拉尼用钦佩且羡慕的口气写道:“贝尔克的作品视野开阔、意味深长,读起来很有味道。他用他所有的感觉全神贯注地理解阿拉伯世界”(Hourani 1991b, 132)。1991年,一位精通(口语和古典音乐)的阿拉伯学者出版了一本《古兰经》的精彩评注。贝尔克反映了伊本·赫勒敦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如果不考察历史深处的东西,那就不叫撰写历史”(Berque 1972, 297)。他与伊本·赫勒敦和本纳比一样,对文明的流变十分着迷。

伊本·赫勒敦、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深刻理解北非历史的教育意义。伊本·赫勒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表现了后现代时期方法论研究的创新。本纳比对“后穆瓦希德王朝”(Post-Almohadean)以及伊斯兰主义真正救赎功能的研究,在当代语境下显得极为重要。贝尔克尽管有法国殖民背景,但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北非各种文化之中,能够巧妙地处理个人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对我们颇有启迪意义。

本章较大篇幅地介绍了伊本·赫勒敦、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成为本书篇章结构与构思框架的主角,不过正文还会偶尔提及他们。作为一本介绍性的著作,本书的目标较为

巨大的贡献。<sup>①</sup>

## 结论

北非显示了历史个性 (historic personalities)、复杂文化以及先进文明的有机统一。再者,本地区跨文化特点和历史将之与三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北非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最近,我观看了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 (Led Zeppelin) 的知名歌手罗伯特·普朗 (Robert Plant) 演出的节目。<sup>②</sup> 普朗演奏的一首歌曲,其韵律源于北非。<sup>③</sup> 这一事实表明北非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多么普遍和细致入微。普朗的兴趣也要求我们对世界上被相对忽视,但又值得细心研究的北非历史进行深入考察。

---

① 一位摩洛哥的社会学家、批评家和小说家阿卜杜勒-克比尔·哈提比 (Abdelkebir Khatibi) 继承了北非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做出贡献。他批评了伊本·马特尔、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但他在《多元化的马格里布》 (*Maghrib Pluriel*, 1983) 里肯定他们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北非地区和文明研究的巨大贡献。

② 齐柏林飞艇 (Led Zeppelin) 经常尝试使用北非/中东音乐的节奏韵律,如吉他演奏的“移民之歌” (The Immigrant Song)、“克什米尔” (Kashmir) 和“越过山岗,走向远方”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20世纪70年代中期,普朗与吉他手吉米·帕迪 (Jimmy Page) 到摩洛哥,用磁带记录柏柏尔人的音乐。他们的考察活动受到两件事情的阻挠:一是“绿色三月” (Green March);二是西班牙占领下的西撒哈拉的分裂 (参见第9章)。军事封锁让他们的计划停止了 (Davis 1997, 253—254)。现代埃及最伟大的歌手乌姆·库勒苏姆 (Umm Kulthum) 也对普朗出色的嗓音产生影响。(Davis 1997, 309—310)。有关乌姆·库勒苏姆 (Umm Kulthum) 的更多信息,参见 Danielson 1997。

③ 普朗在2005年发行了他第九张个人唱片,唱片名为《绝妙好辞》 (*Mighty Rearranger*)。唱片中的两首歌曲《某些人的爆震燃烧》 (*Somebody's Knockin*) 和《塔卡姆巴》 (*Takamba*) 深受北非音乐的影响。普朗也聆听阿尔及利亚演奏家拉希德·塔哈 (Rachid Taha) 的作品,后者将摇滚乐 (rock and roll) 与北非音乐融合在一起 (参见 <http://www.rollingstone.com/news/story/-/id/7287549/ledzeppelin>)。塔哈的 *Tekitoui* (2004) 是一张唱片,它将不协调的“摇滚和阿拉伯宫廷音乐” (Rock and Casbah) 与布莱恩·伊诺 (Brian Eno) 款待贵宾的高雅音乐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音乐跨文化交往的特点。



对读者的几点说明 / 1

前 言 / 1

导 论 / 1

---

第一章 古代北非及其文明扩张 / 1

埃及：一种沉淀的文明 / 3

埃及的永恒性 / 3

希腊化时代之前的埃及史 / 4

埃及的宗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观 / 9

埃及既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经济 / 12

迦太基：西地中海的强国 / 13

布匿战争(Punic Wars)之前的迦太基历史 / 14

迦太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 17

大希腊和希腊化的北非 / 19

北非的希腊人 / 20

希腊化时代的北非 / 21

结论 / 24

第二章 罗马和北非 / 26

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布匿战争 / 26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前 241 年) / 27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前 201 年) / 29

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149—前 146 年) / 31